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十二至六十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吉世琛

冊府元龜卷六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發號令第一

易姤之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令出惟行蓋夫誥誓之文自三王而始作者矣若夫㞟至尊之重司生人之命固必講求治道疇咨政典稽合謨訓懋建皇極使命令之出若流水之順化導所及類隨風之偃其或因

事立制秉時創法防禁之設以謹乎踰矩約束之行以昭乎垂範明懸賞格以速於寇宄申嚴憲度以臻於敦俗自非較若畫一簡而易從理契於物宜事式於古訓焉可久而靡忒示必信而不惑亦何以厭伏乎羣心渙汗乎大號者也

商成湯既黜夏命出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自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廼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

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一作工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力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周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衆方天下

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

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天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於祀惟帝降格於夏大惟為王謀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灾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於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於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

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內亂內之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於民言桀不能奉善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政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時桀惡改更求民主以代之正大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克明安享於民言亂王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於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

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于桀合志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於

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

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勸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

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勸善開于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

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

命故誅滅之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多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夏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於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潔進於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善人無念於善則為狂

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上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周德之故惟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用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曷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宅君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告教之謂許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於再至於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廸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誥教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名罪以取誅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從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

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其於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女田矣言雖遷徙而以脩善得反邑里矣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脩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脩汝事

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惟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下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

顧命羣臣陳戒遂報告之因是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輔弼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藩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

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道而順之能受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內見外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致行至忠信之道明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端直之命於上天天大用訓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令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各當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

我稚子之蓋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漢高祖二年使諸將畧地振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户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户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皇后公主所食田邑令各築其城也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十一年冬以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詔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十二年二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

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七年十月令列侯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後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景帝後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文帝遣列侯之國今省之省音所領反

武帝天漢二年十一月詔關內都尉曰今豪傑雖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二年庚太子反帝在甘泉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櫓楯也遠與敵戰敵以車馬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或山摧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干餱音侯勿行苛政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羲氏和氏

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蕃多也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兩說並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謂為輕小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時政月令也傅以不知周行天下言遞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令周偏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聖王明禮制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

下利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極罔無也極中也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則法也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興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被皮義切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寖漸也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大師之官也言居位盛高備為衆庶所瞻仰其申勅有司以漸禁之謂約束也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位近臣

各自省改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司隷校尉察不變者

哀帝綏和三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郡國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與寧三年寧與處家喪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令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减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

合者（并必政切）上大司徒大司馬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倉卒謂喪亂也謂厚葬者皆被發掘故乃知其咎咎惡也）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

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遊食者衆遊食謂浮食者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之郡國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偃師至河内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輙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謂候伺探音湯濫切出入

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萬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

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寛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勑有司簡察所當禁絶

魏太祖為漢丞相建安八年五月令曰司馬法將軍死

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軍者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鬬士食于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幷受祿賞而可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昔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

少上下相獎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被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覩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

佑而非罪師丹中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
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
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
君妄建非正之統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
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

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絶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路置諫官以掌之

五年正月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虚誕傷財害

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惠帝永平元年正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初禁招魂葬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
上者
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禁綃扇及摴蒱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十二月詔曰世俗謂漢高起於布
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

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頽諛及九族縱亂隨滅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故春秋之義大一統吳楚僭號久加誅絶君子賤其偽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虗應歴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

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興廢之有期保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潜授杜競逐之邪言絶奸雄之僣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禄於天年流餘慶於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縁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踰哉戒之可不慎歟時太史屬奏天文錯亂帝親筮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

故邪謀閉而不起奸慝絶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義發家倍故釁蘖此起兵縣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絶毁譽之議興莫不縣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虚寵禄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所

重舍之所輕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邑司之虛稱也夫紂

紂之南面雖高而不可薄姬之為下雖卑而不可尊一

官可以效智華門可以垂範茍以道德為實賢於霞餘

蔀家矣故量巳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

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

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

於門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蹤

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太武太延三年五月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紀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曰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

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

文成興光元年九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

大安五年詔曰夫襃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繇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弹坐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

辜是啟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別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以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異刑賞不差主者明為條制以為常楷

和平四年十二月辛丑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有司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壬寅詔夫婚姻者人之始是以夫

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
區別然中世以来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
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
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来裔今制
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卑
姓為婚犯者加罪
獻文天安元年七月辛亥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之
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求正名者不聽繼襲諸

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不敬論

皇興五年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来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寛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姦偽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

孝文延興二年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去聲)以公文

四年二月辛未禁斷寒食

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六年禁殺牛馬

太和二年五月詔婚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廼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耦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

改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准犯者以違制論

三年詔曰治因教寛弊由網密今侯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財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罰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鬭自是街術吏民安其職業

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増脩寛政而明不燭遠寔有鈌焉故見問守宰苛虐之状於州郡使者令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

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
下使知後犯無恕
十九年正月帝伐齊至懸瓠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
犯者以大辟論
六年乙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
所居官是年廣川王諧薨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
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復以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
雒之人自兹厥後恐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常代其

有夫先葬在北婦今葬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
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妻墳在常代夫死於雒不得以
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
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燕趙身官
京雒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
二十五年三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七月丁亥詔邪佞毀朝固惟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
主者彈劾不肖明黜貿祿又曰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歳

中常役具以狀聞

宣武景明四年十二月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唯允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惰凡或擅有增損廢墜不行或守舊違宜時有妨舛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有司列其疑闕速以奏聞

正始元年十月詔斷羣官白衣募吏

永平二年四月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汙隆或正或權理無常在先朝以雲駕甫遷嵩基始搆河雒民庶徙舊未

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闕西南郡蠻填聚汚陽賦城
連邑作戍蠢爾愚巴心未純欵故暫抑造育之仁權受
肅姦之法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楊郢荆益皆為我有
保嶮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日唯樊襄已南
仁乖道政被拘隅化非民之咎而無頼之徒輕相刼掠
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蕭衍為酷實亦深矣使可放彼掠
民示其大恵括此殘賊未令之愆并勑縁邉州鎮自今
以後不聽境外寇盜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鎮主將知容

不糾坐之如律

六月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勑四方使遠近無二

四年五月詔禁天文之學

延昌二年二月詔定奴良之制以景明為斷

九月詔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重申殺牛之禁

二年十月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之仍停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於海内咸致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

神龜元年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也

正光五年八月詔曰賞貴宿勞明主常德恩沾舊績哲后彞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纘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濶行間備嘗勞劇逮顯宗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𨗇便差割強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雒規遏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酋帥增戍朔陲戎捍所寄寔惟斯等先帝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賜會究郢馳烽朐泗告警軍旗頻

動兵連積歲茲忌仍寢用迄于今怨叛之興頗緊於此朕叨承乾歷撫馭宇宙調風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敷茲後施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効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犯醜必可蕩滌衝鋒斬級自依常賞

孝昌元年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

十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寧亂

聲溢朔南化清中宇業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纂歷夙馭瀛基戰戰兢兢若臨深淵闇於治道政刑未孚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攜妖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孔熾甚於涇陽出車切於細柳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消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荆沔之地以致戚國之憂今茅轂扼腕爪牙歎憤並欲摧挫封豕勦截長蛇使人神兩泰幽明獻吉朕將躬馭六師掃蕩逋穢其配依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

軍吏明齎糧仗車馬速度時須其有失律亡軍兵卒逃叛盜賊刼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往咎録其後効别立募格聽其自新盾下州郡令赴軍所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北狄躬撫亂離之苦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蹕嵩宇飲至廟庭沉璧河雒告成泰岱豈不盛歟百官外内牧守軍宰宜各肅勤用明爾職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巳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

侵優兩大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槊超闕一藝而膽畧有施者依第出身外者優一大階一軍級實官若無姓第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

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者優一軍級從三品以上從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已下還依前格若有正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階

永安二年五月詔私馬仗從戎優階授官又詔職人及

民出馬優階各有差

八月庚戌朔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

十一月詔羣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闕程會有差

三年十月丁未詔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

出帝大昌元年六月詔諸授建明普泰封爵況級優特

之旨悉追

册府元龜卷六十二

冊府元龜卷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發號令第二

後周太祖為西魏丞相以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欲革其弊帝因祭廟羣臣畢至乃命度支尚書蘇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

大稽百憲敷乎厥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厥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髙宗時惟休哉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之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損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

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民咸墜塗炭惟予一人纘戎
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
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
克自乂上帝降鑒睿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
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
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
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

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
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敦嗚呼艱哉凡
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墜
一紀天未絶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
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詟度公惟入錄
公其允文允武克軍克民廸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
綏我蒼生傍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説之相
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

空惟公作朕股足以弼予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爪牙作朕牙爪寇賊奸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重女功民之不率於慈孝則骨肉之恩

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為教本嗚
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息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
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
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
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

其可久惟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按秦漢遺軼襲魏晉之
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信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
遵前王之丕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乎朕心
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揹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
誠勿싀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
祖宗之丕命符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
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謹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肅錫降丕命乎我羣臣愽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始終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濟日新之明德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哉惟兹大誼未光於四表聿以邁積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章依此體

明帝武成元年五月乙卯詔曰比屢有糾察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繇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為推究惟庫廏倉廩與海内所共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國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

脩歷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歷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歷象以陰陽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癘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天和元年五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

言美三千於惟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毁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有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建德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惟從節儉勿為財幣稽留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即位十二月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為後蓋明別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録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臣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

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徽草姓本為歷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隋高祖開皇三年正月禁大刀長矟

十二年八月制宿衛者不得輙離所守

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宜禁之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訟謀及庶民故能審

政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彛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為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朝綱於是弗理寃屈所以莫伸關河重阻無繇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廵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内闕爾無聞憮然夕惕用忘興寢具民下有知州縣官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狥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聦以達天下無寃

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乂搭鉤攢刅之類皆禁絶之

十一年二月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人居散逸田疇無伍鄛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其爲事條務令得所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詔曰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

如雝嗇無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縣猶有餘糧遂使聚
歛無厭窮兵不已忠良屏跡邪偽當塗慶妖怪為禎祥
稱希旨為奉法至於亡滅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為太
息者也朕恭膺寳歷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起軍以
来於今朞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皆親覽焉
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有屈但
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迂誕申請盜賊不
肯至言論民疾苦每虧實録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託

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停於一言萬機湊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二年七月討王世充詔曰世充諂曰世充僭逆拘逼黎元向化之徒無繇自達朕惡煩百姓不欲興戎久戢兵威未窮征討然而縱溢彌甚暴虐不悛悉彼方隅久遭塗炭賊既糧盡計竭衆叛親離惡稔貫盈亡徵已見今則分命驍勇步騎齊趨直指維濱衝其巢穴招納降附拯救阽危

務在安人豈實求利兵馬所到有因事立功擒敵制勝者重須爵命厚加褒賞其金玉府藏分賜將士酬賞之科仍依别格宜明申布咸使知聞

十月詔曰士非素厲難以應敵設法垂憲期於不犯自今已後有背軍鎮征役者隨即科處必無容貸宜明宣告咸使知聞

四年二月秦王討世充奏請進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爾主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

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悉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曰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效祉莫不君臣動色歌頌相趨朕恭膺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瑞慙恧增懷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為可請自今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應奏者唯

顯瑞物色目及出現處更不得苟陳虛飾徒事浮詞
三年四月詔曰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終身恕而已
矣春生夏長寛簡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
朕躬爰自幼年夙禀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平定國
家是以提三尺之劒起一旅之師戮鯨鯢于原野救黎
蒸于塗炭雲雷締搆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
敵必勇匪為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心姑
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

獲免祇奉制誥負扆當朝乃眷宮宇載懷氷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荅上玄之心稱嚴君之意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至於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於百辟乎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耻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豈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

之朕往因征伐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
太息自登九五不許横役不惟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
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
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歳加絹二疋婦女正月以
來生男粟一石鰥寡惸獨不能自存逃户初還交無糧
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
簡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
屋之内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

信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録名
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
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四年七月令諸司若詔勑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不
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心也
五年十二月詔曰欽明慎徽之朝稽古為本體國經野
之制利建為先莫不因可大之功弘可久之德與萬方
同其樂百姓共其安饗祚遐長卜年用永疏爵以五錫

壤惟三周監二代煥乎前史魏晉迄今舊章寖廢維城之義缺如建侯之道斯絶王綱墜弛内無拯救之臣國步纔逃外無藩屏之衛致令大盜猖獗動有窺覦蒸庶板蕩屢遭塗炭進乖為民之策退失象賢之典寧邦固本其可得乎朕祇膺大寳欽承景命勵精治術安輯夷夏九服同軌六合一家日月所臨無思不服豈伊人力天寳賜之旣荷殊私休弘大賚疆理都邑褒錫親賢與夫懿戚元功共享其利自我作古不必專依前典允令

約古隆基垂統世禄傳家足以載德圖身厚已足以竭誠自然國有常奉民獲其福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德行可稱忠節顯著者宜令作鎮藩部宣條牧民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酬勤報效仍宜有差宜令所司明為條例等級具以奏聞

九年十一月詔曰高祖文皇帝天縱神武膺籙受圖可久之德格乎區宇敦睦九族協和萬邦賢能必進德化潛洽草百王之弊興三代之風天平地成邇安遠肅至

德被於四海休烈光於千載巍巍蕩蕩無得而稱焉朕嗣膺寶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其内外姻戚生平故舊太原元從官人及歷試之所文武僚佐爰洎胥吏往雖每降國恩恐未周悉或才用不中階品屈滯或家道貧匱子孫沉淪須有矜量咸使得所先朝憂勞庶政唯以恤民為本諸州都督刺史有政績可稱者具以名聞其諸州百姓奉營山陵者亦宜量有蠲免可令所司詳為條例閳奏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十二年七月詔曰朕聽朝之暇頗觀前史每覽名賢佐時忠臣狥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来年載非逺然其胄緒或當見存縱未顯加旌擢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貞觀以来犯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録奏聞

十六年十月詔曰盜賊之作為害寔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遽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劾物主爰及鄰伍久嬰縲絏

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採察隨事繩糾

十九年九月以舊制勲官十二等有戰功者隨高下以授之帝欲隆渡遼之賞因下詔曰授以勲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以勸奨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

高宗永徽三年五月己未制禁斷五日進獻及更相贈遺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曰凡百具僚羣公卿尹除命甫及多存飾讓言勵已以辭榮未舉能以自代既取當年之誚還愆曩烈之風自玆厥後須草前事必欲稅駕濠濮褫袚巖廊宜各舉所知自代仍宜顯述才行送付中書省將隨才叙用

咸亨五年五月詔曰釆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奬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緑等色短小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

賤莫辨有蠹彛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除此之外别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别有聚歛遞相繩糾浪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已後宜令官司嚴加禁斷

中宗神龍三年四月制自今應是諸節日並不得輙有進獻其諸親百官有事須獻食者並不得用假花假果

金薄銀薄等物又每年盂蘭盆宜用真寶餅果裝飾不須用金寶繒綵浮假之物其少府監所供進器玩及雜用諸物皆准此又所在五月五日非恭功已上親不得輙相贈遺當時雖有其文而竟無能行其事者故賢人君子以是增憂歎焉

景龍四年二月癸巳申明舊勑禁寒食日以雞卵相餉遺

睿宗太極元年三月制曰王道至公所以承於天地臣心一德所以固於邦家朕紹膺丕業務存簡恵真有耻

且格無侵于刑如聞百司非常寛縱凡是與奪公然囑請及其不遂即生謗讟御史縱知亦不彈糾文昌會府衆務所歸御史憲司繩劾斯舉自今已後王公朝士有囑請者所嫁官容奏聞若茍相容隱御史訪察彈糾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詔曰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壊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牒簡驗然後聽許癸亥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六月制應說災祥詿惑閭里並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

搦仍令御史訪察繩糾

四年二月詔曰彰施服色分别貴賤苟容僭濫有乖儀式如聞内外官絶無着碧者皆詐着緑以為常事又軍将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以後遂别着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等别勑借緋紫者使回合停或有便着曽無愧耻憲司不能舉劾遂令此弊滋甚自今已後衙内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並限十日内容其改正如更有犯者所繇御史本司官長並量事貶

降

四月制曰朕聞顔回知過不無過也蘧瑗知非不無非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則古之賢人知未能免朕膺駿命光闡鴻猷思草頹風以清貪吏作程者不要於寬貴於必行行法者不要於嚴貴於適中比歲或使者按察或憲司繩糾未能發明大體頗亦委曲小瑕殊異恢恢之言遂行察察之事一從過誤永黜彝倫銓管不許棄瑕簿書寧期刷恥懷才則每歲

見斥登用則終身蔑聞靜言思之誠未為得學以從政
禄以代農代農不可以易業從政不可以𤣥序永鑒前
弊當無廢人政而更張朕之志也官人有負犯洗滌赦
宥者宜並除限選日量資依舊選例處分又諸色勾徵
延限未納已歴年序所繇州縣無憑終不敢放或已淪
已没重被徵收或先死先逃勒出隣保令兹貧弱何以
獲安自今已後有隐欺勾者宜勾當年事連去年亦任
通勾隔年以去不在勾限其官典隐欺贓在限内者不

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閏十二月詔曰如聞兩京間驛家緣使命極繁其中多有妄索供給宜令御史劉昇往南北兩路簡察隨事奏聞

五年三月詔曰僧尼道士等先有處分不許與百姓家還往聞近日仍有犯者宜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十月甲申詔曰王者欽若天道率繇時令考六官之法脩五紀之化故得災害不生休徵游委朕紹膺洪業於

兹六載每惇政理思致和平而隂陽未調蝗水仍集天之垂誡朕甚懼焉夫正月東郊祈春賞士孟冬北陸迎寒恤孤叅四序之運行稽五材之動用弗協所尚或罹於咎且事必師古禮重執文將命有司允廸厥訓自今已後每八月禮官條奏應所行事當斟酌古典用孚於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六年六月勑少府監錦袍宜令益州每年麁細各織十五領送納以供賜諸藩守領

九年正月勅自今以後幸溫湯應須置頓使及諸使等去京既近並令行從官使充不得更乘傳驛

二月乙酉詔曰四海清晏百年於兹雖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良縣牧宰之任訓道無方不能綏撫令其浮惰且褰守一統天下為家去此就彼孰非州縣使其離鄉者則亦無改成其逋藪者何以居官遂令邦賦不入人僞斯甚政術不理豈過於兹宜令所司商量作一招攜捉搦法聞奏丁亥制曰國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

衆極大庇生人玄德獨化放乾元而資始至道無名合
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區宇混一車書六合晏然百有餘
載則我文武之業大造於上靈朕嗣守丕運纘承洪緒
恐不能誕敷前烈光闡睿圖夙夜祗畏如臨泉谷曷嘗
不恭默思道寤寐求政從人之欲每以萬姓為心屈巳
之勞嘗矜一物之失但以法久而弊法弊則通前國以
立法為先教人以占著為事自屬清晏人多偷怠國章
或弛吏偽寖繁令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户口既增而

稅賦不益莫不輕去鄉邑共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為之囊橐逋亡歲積流蠹日滋州縣不以為矜鄉隣寔受其咎雖朕之薄徳罪則在予非官無政吏不守法耳若浸以久安而肆之則國之隄防於是踰紊今欲去其末而歸其本閑其邪而正其徳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窮免逋貸式廣自新之路俾中莫厚之恩諸州背軍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編户情愿住者即付入簿籍差科賦斂於附

入令式仍與本貫計會停徵若情願歸貫及據令式不
合附者首訖明立案記不須差遣先牒本貫知容至秋
收後遞還情願即還者聽待到本鄉訖免今年賦租課
役如淌百戶已上各令本貫差官就戶受領過限不首
並即括取遞邊遠附為百姓家口隨逃者亦便同送若
限外州縣公私容在界內居停及事有未盡所司明為
科禁其天下勾徵逋懸及貸糧種子地稅在百姓限內
先有追收之文案未納者自開元七年十二月以前並

宜放免官典隱欺不在免限將使百度伊始萬邦在宥人復其業官脩其方凡厥庶僚各虔爾職俾率典訓以康政途布告遐邇使知朕意

十月詔曰如聞諸道兵募丁防年滿應還或征役處分及在路死者不得所繇牒報本貫無憑破除仍有差科親隣受弊宜令今年團日勘責同行火隊的知實死即與破除自今已後每有兵募丁防放歸令州軍具存亡夾名牒本貫

十年閏五月詔曰六卿分設諸郡咸理在於下人合免冤滯如聞越局侵務背公向私其傷則多為政必紊宜令天下州縣百司寮寀俱守乃曹各勤所職或有身名尚屈刑罰不平職役未均徵差無次爰及侵奪亦兼違負凡人所訴大略如斯若縣不為申州必須理州不能理省必為裁上下相持冤訟可息自今已後訴事人等先經縣及州並尚書省披理若所綠延滯不為斷決委御史採訪奏聞長官已下節級量貶

十一年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内子育黎元豈以黄屋為尊實以蒼生為念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鬱大化未孚昨因展義河東祈穀脽上肆覲羣后親問高年舉滯賑窮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於古訓令省方告至禋祀云畢思乂庶官務崇簡易河南河北去歲水損人或竊盜吏或侵抑不防害馬何以安人或令御史分道禁行量加賑給諸州府馬闕數稍多既合官塡復須私備貧兵力致賣以為

難宜令所司即勘會闕數與閑廐使計會取監收馬充其行過處緣頓及營募損百姓青苗並令本州勘以正倉酧直懷澤兩州已免地稅潞州太原府亦有給復其汾晋蒲絳同華京兆河南供頓户並宜免今年地稅鄭衛雒相宜沁慈隰等州佐助夫役雖日不多終是往還辛苦各免户内今年差科緣頓所築宫牆内令並空閒任本主耕種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審覆奏聞量加進賞發都簡試及諸色召募行

從人遠將廵省須收才用並令所司即作條例處分內外官職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處其祿薄家貧所以別給弟子去歳縁有水旱遂令揔停如聞卑官頗難支濟量事優恤使得自資宜准元勑給其弟子朱紫貴品皆豫考勞人臣事君忠無二節至如泛階溥及義取平均豈獨清官偏得减考自今已後如泛階應入五品以十六考為定其有名賢宿德及異迹殊狀雖不逢泛階或因選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咸以名聞仍為永例令

之刺史古之諸侯會王汾脽須陪祀禮宜令中書門下商量奏聞方今萬類發生春事方起所司宜敬敷五教敦勸三農議緩刑獄禁傷胎卵罷妨農不急之務減額外不要之官各委長官量事處分宣示遠近副朕意焉五月詔曰緇黃二法殊途一致道存仁濟業尚清虛邇聞道僧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行宿出入市廛因避嫌疑莫遵本教有一塵累深壞法門宜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

十二年正月詔曰近日漏刻失時或早或晚宜令太史謹脩盡職勿使更然如有愆違委御史彈奏
十三年詔宰臣曰往者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州郡不得更奏祥瑞
十四年四月太原尹張嵩奏有客李子嶠詐稱皇子入驛居止子嶠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常奴攜至維陽以患目疾不得入闈後數歲遇楊駙馬舅再抉

出北遊靈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矣帝聞之以為矯妄
勑畓杖殺因下制曰如聞在外州多有矯稱勅使詐乘
傳驛或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
此等猶須禁斷若緣别使皆發中使以此參察固易區
分宜令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
十六年六月詔曰凡制令宣布皆所以為人如聞州縣
承勑多不告示百姓咸使閭巷閭不知旨意是何道理
宜令所繇捉搦應有制勑處分事等令終始勾當使百

姓咸知如施行有違委御史訪察奏聞

十九年二月乙酉詔曰令式條流科制明具行之已久亦便於人比者天下勲官加資納課又因犯入罪罰鎮配州言念於兹有乖寛恤宜各依令式處分其先罰鎮及配隷人未歸者並即放還

二十年四月甲午詔曰相州往縁親王出牧脩造非常宏壯兼之亭榭林木故非臣下所居遂使闕不安穏宜令州司即改造廳衙及刺史宅其無用樹等亦須除伐

自餘州縣有不安穩者亦任量事移改仍逐閒月漸脩
不得勞擾百姓
二十五年五月乙亥詔曰近聞諸軍兵募逃喪者多儻
或臨戎如何破敵自今已後每致交兵之時令御史分
往諸軍與節度使計議簡括奏聞隨事褒貶以存勸戒
二十六年二月禁寒食鷄卯相遺
二十八年三月詔曰蠹政之深左道爲甚所以先王設
教犯者必誅去其害群盖非獲已自今以後輙有託稱

佛法因肆妖言妄談休咎專行誑惑諸如此類法實難容宜令所在長官嚴加捉搦

七月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數遝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冐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例真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兹頽獘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敕到陳首免還俗

天寶三載十一月敕每載依舊取正月十五日燃燈

五載正月詔曰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

里諺事若仍舊何成於禹别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
訖奏聞
七月詔曰應流貶人皆負罪譴其中或接其殊死全彼
餘生將寛常法示有懲戒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
容許其停滯是何道理自今以後其左降官量情狀稍
重者馳十驛已上赴任流移人令押領綱典晝時遞相
分付如更因循尚有寛縱所繇當别有處分
十一載十二月詔曰王者制軍詰禁師旅惟貞歛至勞

旋賞罰必信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傳曰賞不失勞俾人勸也若黷前典何以化成諸軍節度使等委任尤重雖奉謀受律去則旋歸而甄賞叙勲率多非實且為君者以信御下為臣者以忠奉上信不可失忠不可虧朕保而行之庶能激勵且往前立功皆令簡覈至於叙録亦委别人朕以將者國之腹心朝之方嶽舍此不任誰則竭誠所以每一立功咸委録叙推心之道斯亦極矣近來諸軍滋弊尤甚乃至奏番中事意爰及破敵録

功閥類憑虚皆非擬實或久在行陣久被棄遺或不踐
軍戎虚霑爵賞銀章紫綬無汗馬之勞厚禄崇班皆親
援而致使戰士失望僥倖競馳静言其繇實在於此且
古者士農異處軍國殊容所以國學上庠以教冑子撰
車表翳用訓戎師豈有家襲弓裘身參卒伍斯乃假名
取進其理昭然皆因主將有私遂乃公行囑託已往之
過朕亦不言將來自新必期革獘自今已後朝要並監
軍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將行先在軍者亦即勒還破敵

叙功事歸案實且虚妄事君醜冐行恵不懼於法不畏於神凡在庶僚亦宜自戒宣示中外令知此懐

十三載二月詔曰三載黜陟百王令典殿㝡之迹㢘問攸歸欲更别遣使臣慮有煩擾今載宜委本道採訪使具官人善惡奏聞以申勸沮

十四載三月詔曰踐更之役固是循常限約之間必資通變雖載滿合替而處置随時况已在軍中復諳戎務功名未遂何必往来其今載諸軍應文武士等宜並延

留一載仍准式給賜式外更加賜物兩段

冊府元龜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發號令第三

唐肅宗至德元年十月癸未車駕至彭原郡詔中官不得侵暴百姓開諫諍之路依貞觀故事御史彈事不須大夫同署諫官論事不須宰相先知

二年二月詔軍人有侵掠平人子女者令聚衆斬之

十月詔曰聖人有作弧矢爰興歷代以来征伐靡𧄼自逆胡已死餘孽猶存所在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事便被脅從朕誓雪國耻餘無所問中夜痛憤志安蒼生其假息偷生據城自守池魚幕鷰何以喻兹廣平王及諸將分隊夾攻迎軍破敗横屍遍野積甲如山二十里内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殺傷言念於兹良深憫悼令兵馬乘勝便取東京平盧節度使兼領奚契丹五萬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計日可平縁京城初收要在安百姓

又掃灑宮闕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還京應緣供頓
務須減省豈忘艱弊當別優賞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十一月壬申御丹鳳樓下詔曰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
開統謳歌歷數啓聖千齡文物聲名握圖六葉安祿山
夷羯賤類頑兇殘愎頊以捍邊有功專制方面同人者
貌謂報効恩私異人者心乃包藏逆亂以為中原無備
干戈可動而毒深流禍變起倉卒塗炭萬姓興言痛憤
朝市之內忽肆兇殘衣冠之中咸被點汙朕作人父母

志雪國讎是用中夜奮發提戈問罪自靈武聚一旅之
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羣孽出師之日
仍下寛令殲厥渠魁餘無所問有能翻然歸順自縛軍
門復其官爵仍加優賞將士等以大軍一舉玉石俱焚
元惡就誅克殘並戮僵屍遍野匹馬不遺今西土罷兵
咸以寧輯河雒氛祲一朝剪除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
振天聲左僕射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復有回紇葉
護及雲南子弟並諸蕃兵馬等皆竭誠向化力戰賈勇

事同破竹易若摧枯朕入城之日百姓咸思戴商復喜
睹漢烟風雲景皆是祥光里巷懽呼惟聞相慶朕早承
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今復宗廟於函雒
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
寧朕願畢矣且復入將有主敢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予
實憑社稷之祐京城僧道耆老百姓等比者時穀翔貴
薪芻不給困窮之極朕常繫心緣初收京城倉庫未積
待國用稍足豈忘施恵其諸色行人因陣没并坊市百

姓及諸色蕃胡召募并元惡兇黨昨因破敗所在潛藏
并仰於府縣及御史臺陳首一切原其罪如有被人言
告捉獲者並從軍令其京城内外文武官有受賊補署
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國恩就逆背順頓忘臣節或
有守舊官者請俸料為賊判官或判官之際中間得替
并有攝賊偽官兼知職掌其中有京官及私白身皆受
擢用其中有隐迹不出固辭疾病色類既廣人數又多
宜令御史臺憲部大理三司據狀勘責條件聞奏其外

官充使及先有職掌并事故及隔絶未赴任在京者亦
委三司勘責奏聞又賊中臺府坊市所繇人等比與逆
賊追捕造事之端損害忠良仍奪財物為蠹尤甚情不
可容宜令崔光遠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狀奏勿令漏網
其内侍省及左右龍武羽林軍并閑廐飛龍諸武官應
先合從駕人等其中臨行潛避遂受賊驅使並各委本
司使括責量情狀輕重奏聞其隐盜倉庫及偷刼逆賊
家錢物或受賊寄附并與賊請料禄等因此隐没者並

限勅到十日內各於所繇陳首其物便准數送納本色并還不湏科罪慮已有破用徵納艱辛仍十分放三以示弘貸其近日逆人及隔絶人莊宅宜即括責一切官收又聞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湏尋問或與逆賊居住鄰近及作義故往来情非切害一時之事有殊逆黨亦宜釋放其有受賊偽度人宜令所司括責並勒還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在寺觀勿許居止令兩京無虞三靈通慶何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

皇到日當吏處分咨爾有衆知朕意焉

三年正月詔京城之人久陷兇醜亦既底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闔境皆戴商之舊復以宗廟之器府庫之資散在閭閻紊於綱紀主守者缺以供事竊取者冒其常刑所以遣其檢括必使詳實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强横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則破人家産或捕一奸吏則傍累親鄰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寃苦永言

哀念良深歎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並停妄有欺奪宜即推捕奏聞仍牓坊市務令安輯副朕意焉

乾元二年三月詔曰百姓之間務在優恤前詔已有處置訖其或事妨於政法害於人尚有因循理資改革前後詔命非不叮嚀至於頒行多有掩蔽蓋緣賞罰未著所以恩信或稽自今已後如有奸吏弄法割剝黎元因公循私害物傷政委御史臺訪察具狀彈奏當議刑章

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勑處分諸色取索及決配囚徒雖務從權實為亂政自今已後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用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来或因論競懸白進攝既紊綱紀復擾甿黎自今已後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繇處斷不平即任具狀奏聞京城諸色所繇先緣與逆賊追捕比令拍捉矜其迫脅一切並放其受賊僞官人莊宅不合收納者一切並還如有已將借賜即准估量還價直仍委所繇勘

會處分賞罰二柄國之大綱令在必行人則無濫自今已後朝廷及軍府疇庸議罪宜各精詳如舉或因情事有不當所繇長吏必寘嚴典王師所往為人除害必使秋毫不犯信義俱明如聞比者諸軍有乖於此或干戈之下殺戮無辜或營壘所經恣行暴虐乃貽怨毒豈曰安人自今已後各委本將嚴加訓誓明申賞罰儻師徒不戢則免醜自平如有違犯悉從軍令其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更進狀仍服豸冠所被彈劾有稱讎嫌者皆

輿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𠎝亦不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仍重貶責今殘妖未殄國步猶艱共體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誠御物與衆共之四海之人皆朕耳目則何功不就何化不成思與蒼生臻夫至道下詔之後百司及諸州府事有非便文有不該仰各條件奏聞即當釐革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八月乙卯詔曰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於厥中帝道則乖於御下王者持平慎恤蓋在於此朕纘服洪

緒躬臨庶政何嘗不內軫泣辜之念外覃解網之恩詔書所下期於必當往以衣冠之伍受職贓中量其重輕俾申貶黜比聞三司處置未甚均平或同科之中升降有異或謫任之所風宜不一頗拍情故殊匪至公是以縉紳之間不無竊議有司奉法其若是邪又流降量移久申詔令省司類例事亦稽遲遂使嶺嶂踰時積流荒之嘆雨露凝澤壅如絲之旨遊聽遐邇頗聞咨嗟斯乃主者怠官甚無謂也宜令中書門下類例三司先所貶

官各據科目均平改擬仍審勘前後制勑應合霑恩并
速處分准制合量移人亦令吏部速比類聞奏又緣頃
經逆亂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攜幼久
寓他鄉失職無儲難歸京邑眷言憫念實惻於懷宜令
中書門下牒本道責取名品應五品以上官並即與進
取六品以下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才叙用仍據
中外員闕均融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當裝束即
令赴京授外官者各令之任餘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

在州縣一切安存無害公私勿令干擾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曰車服以庸有虞戚典威儀以等周禮舊章往屬承平多歷年所至於公卿列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為心流弊成俗宜命所司定王公以下車服產業各詳古制及令式作節限聞奏自頃戎車未息殘孽猶虞軍吏猒功務陳首級且四海之內孰非王人豈以茍從昏迷陷在夷戮一朝授首懸彼藁街朕志存好生憫其驅脅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

得傳送

代宗寶應元年七月庚寅詔不許䣛使閥投䣛人文狀

庚子詔曰推薦之道必務於至公賞罰之間亦資於不濫其諸色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佇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擇以副虚懐古者効官三歳考績善惡既著褒貶斯存舉之得人必受旌能之賞舉之失選亦加懲過之罰賞罰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僚宜知朕意

廣德二年二月禁王公百官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

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五月禁鈿作珠翠等委御史一切加捉搦即令禁斷

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刺史縣令與朕分憂彫瘵之人切須撫字一夫不獲情甚納隍有能招緝逃亡平均賦稅增多户口廣闢田疇清節有聞課効尤著者宜委所在節度觀察具名聞奏即令寀覆超資擢授其有理無能政迹涉贓私必當重加貶奪永為殿累

四月詔曰如聞自東都至淮泗縁汴河州縣自經寇難

百姓彫殘地濶人稀多有盜賊漕運商旅不免艱虞宜委王縉各與本道節度計會商量夾河兩岸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給側近良沃田令其營種分界捉搦

十二月詔曰如聞諸州承本道觀察節度使牒徵科百姓人户彫弊職此之繇自今以後切宜禁斷仍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大歷二年正月詔曰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讖緯不經蠧深於疑衆盖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裨竈明徵子

產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驗景晷猶寘以典刑況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仄言曲學實紊大猷去左道之亂政俾彝倫之有叙自四方多故一紀於兹或有妄庸輙陳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歷共肆窮鄉之辨相傳委巷之談詐偽多端順非而澤熒惑州縣詿誤閭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圖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並不合輙有自今已後宜令天下諸州府切加禁斷各委本道觀察

節度使與刺史縣令同為捉搦仍令分明牓示村坊要路並勒鄰伍遞相為保如先有藏畜者限勑到十日齎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對衆焚毁如外隱藏有人糾告者其隱藏人先决一百仍禁身聞奏其糾告人先有官及無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資授正員官其不願任官者給賞錢五百貫文仍取當處諸色官錢三日内分付訖具狀聞奏告得兩人已上累酬官賞其州府長吏縣令本判官等不能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彈奏當科貶黜兩

京委御史臺切加訪察聞奏准前處分咨爾方面勲臣洎十連庶尹罔不誠亮王室簡於朕心無近宵人愼乃有位端本清末其誡之哉又禁王宗公子及郡縣主之子不得與軍將結親及定交遊委御史臺訪察彈奏

六年四月詔曰王制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惇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来

自久耗縑緡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今
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常制在外所
織造大張錦硤軟瑞錦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破已上
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吴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
禁斷其常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當行小文字綾錦等
任依舊例造其錦綾錦文花所織蟠龍對鳳麒麟獅子
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
字等亦宜禁斷兩都委御史臺諸州府委大道節度觀

察使切加覺察如違犯具狀奏聞

六月詔曰自今已後所在不得閉糴及隅截榷稅如輙違犯所繇官節級科貶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

十二年四月詔曰自頃軍嚴未鮮政或隨時多逐榷宜未歸理本宜委中書門下郎與諸司長官各舉所司内外遺闕商量釐革處置作條件聞奏俾昭宣軌度永備彞倫便俗安人典章式叙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内持兵器捕獵

十四年六月敕書自今已後更不奏置寺觀及請度人又諸使及州府有須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已下衆官商量聞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輒自奏請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詔曰在昔聖王之御寓也常修文德以勝威武故能協和神人撫寧方夏葢有國之令圖也朕自君臨萬邦於兹三載明發求理中夜靡遑常懼祖宗之威靈顧惟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際推以腹

心賞罰之道俾無僭濫每發一詔施一令罔不本之以德義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思弘七教庶乎勝殘去殺之理有恥且格之道而渺身薄德肺腑未親四方諸侯義信猶阻近聞曹濮數州知加兵籍司馬採聽飛語容納奸謀交質往来邀結外援雖各在封略言備寇攘而汴郊士庶頗聞驚擾閭井奔散如避寇讐迨茲春中首種未入朕為人君父不能以誠明感達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類使其骨肉相去情義不通終宵

咎責心用震悼亦以社稷之計億兆之命防微慮遠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道進退之理雖以造次顛沛常所不忘也是以分命節制及集諸軍於汴宋懷鄭之間使屯守發令之日且常言誠非有侵軼不令議戰但田里服業農桑及時下無愁怨外絶師旅偃旗卧鼓朕顧斯畢於戲惟天地日月實鑒我心山川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七月詔曰被逆賊除官固節不出事迹分明

先經聞奏者續加甄奬

九月詔應京百司及府縣去冬見任職事及常參官陷賊潛藏並諸色前資官在城爲逆賊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勘覆事實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内具名銜狀跡聞奏五品已上委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六品已下减三選不拘考例聽得資者非時放選仍優與處分如已身死者並與追贈

貞元元年三月甲寅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帝旨曰自今上封與彈劾宜人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詬萬年縣丞源邃左右猝犯不以道邃死於庭京兆不直其妻鄭氏告寃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竟死狀帝不聽邃妻訴不已縱奏如初御史中丞張彧斷論御史連章彈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爲朋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

三年三月詔今年州府朝集使宜停

六年九月詔以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厨者以本

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糧廩給其儀仗禮物等並仰御史㨗節處置

八年六月詔曰鎗甲之屬不畜私家令式有聞宜當遵守如聞京城士庶之家所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示俾納官司他如律令

十四年正月詔曰比来朝官或有諸處過從皆畏金吾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曾同僚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乃是常禮人情所通自今已後金吾更不須聞奏時金吾將

軍李翰伺察城中細事加之以奏聞冀求恩寵人畏忌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朝京師具奏之故有是詔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

十六年二月詔應是功臣先有明勑或有抵犯令送本司不令府縣官吏擅有笞撻自今已後有諸軍功臣官健或因買賣諸色逋欠官錢延時不納宜牒送本軍徵收送納如不疏理收索即具狀奏聞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詔京城内無故有人於街衢帶戎

伎及聚射委吏執送府縣科決其隷諸軍者禁身奏聽

進止

十月以西川平下制曰朕聞去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故陳諸原野非為樂戰法彼震曜本於愛人五材不可以去兵七德必先於禁暴皇王之道豈不然歟逆賊劉闢時之妖孽處肖形之内罔識君親同人代之間別為梟獍因元臣之蓄聚恃庸蜀之江山誘誤生靈扇為桀逆朕荷祖宗之丕業執邦國之大經人之亂常法所

不捨乘茲衆憤爰戒徂征興戈矛於隴西發介馬於兵部五營禁旅七萃神兵合貔武之雄援鷹揚之帥守無絕險進靡堅營麾城而壁壘皆空接刃而欃槍盡殪凡鮮氷泮潅馬無餘徽瀘彭濮從茲底定蕩三蜀之流患除一方之大殘豈予寡德能致於此斯皆宗社降佑啟無疆之休將士叶謀成永康之福祇若靈貺嘉乃衆心予懷惕然若蹈氷谷其收復成都諸大將擒獲劉闢軍將委崇文與都監軍使俱文珍條疏等第聞奏即有甄

升其賞物等節級分賜務令優厚投降將士亦委崇文文珍條次聞奏官軍陣亡將士等並委崇文與監軍審勘具名銜事跡申奏即與褒贈其家口等並委本軍優賞五年一停衣糧並委所在州縣速為收葬仍量事致祭陷在賊中官吏百姓等應有節義著明無辜受戮者並委節度使具名跡奏聞當與追贈仍優給其家又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疎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

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其西川資簡陵榮昌瀘等六州宜割屬東川於戲制理經邦必垂意於未亂而養灾蓄患固難禁於已然撲彼燎原至於用滅永言迷復載軫俱焚洛爾多方體予深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二年正月南郊赦書禁郵驛假託乘券天下百姓不得冒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者舉前勅處分之

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應諸道有除官赴闕受代至京

不得取本道錢妄稱進賀

四年七月詔東都諸軍不得擅有追百姓及輒禁於本司並須牒府縣仍委東臺糾察

六年五月戊申御史臺奏諸司諸使應有捉利錢户請准臺省例如有過犯差遣並任府縣處置從之

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戊申詔曰朕以不德君臨萬邦不敢自逸每懷兢惕而宄狡竊發殲我股肱是用當宁廢朝通宵忘寐永懷良輔何痛如之宜極捜

擒以攄憤毒天下之惡天下共誅念兹臣庶固同憤嘆宜令京城及諸道所在同捕逐有能獲賊者賜錢一萬貫仍與五品官有官超授如本雖同謀或曾停止但能糾告當舍其罪仍同此科敢有藏匿全家誅戮布告遠近使明知之於是京師大索坊市居人團保又載錢二萬貫分積東西市以明必賞自是索賊頗急公卿家有複壁重轑者畢察之

九月詔近緣東都盜賊事連僧徒因此所繇遂有覺察

令既各有名籍不得恐動其已出城者所在安存其外國僧亦任隨便居止先是諸處獲賊牒者多是舊僧因物色捕之其在京城近闕寺僧無親識者亦捜逐焉緣是恟恟皆已還俗充役或搆訛言動京邑帝察之故有是命

十二年二月詔京城居人五家為保命朝官及中官條疏家人部曲及在宅參從人數送府縣其寺觀委兩街功德使團保虞二方之奸謀也時鎮州王承宗蔡州吳元濟叛

四月詔曰列位選能切于守土分憂求瘼諒在親人言念疲黎載深注意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表奏聞不須時節申報節度觀察使

是月中使劉奉禮宣應左降官及流人不得補職及流連宴會如擅離州具名聞奏

十四年二月詔曰寇孽背恩自取誅剪黎元不幸久陷兇殘王師有征義先拯物苟加殘暴諒匪予懷況諸軍討伐已來百姓歸投相繼既是嘉恤尤宜撫存時屬春

陽各務農業陶我惠化當令便安其淄青四面諸道兵馬應入賊界收城邑所至百姓明加曉諭任其營生輙不得妄行傷殺及有拘繋焚燒廬舍掠奪資産開發墳墓等事並宜禁斷詔下之後已有處分令更申勑切在遵行

册府元龜卷六十四